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

列傳第五十四

宦官

韓贊周

盧九德

李國輔

高起潛

王坤

龐天壽

傳闕

夏國祥

傳闕

張福祿

全爲國
傳闕

韓贊周南京司禮太監也甲申北都變聞與史可法等奉宏光帝監國進秉筆太監嘗叱湯國祚劉孔昭於朝黃澍之面糾馬士英也太監何志孔助澍言贊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

其職掌內官何得妄言上於除夕御興甯宮憮然不怡侍臣請故上曰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部無新聲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思皇考念先帝耳乃作此想邪又元夕上自張燈贊周曰天下事正難措手臥薪嘗膽猶恐不勝躬此瑣屑胡爲者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贊周乃四疏乞休乙酉夏

王師逼鎮江上召內臣問計贊周曰兵單力弱守和無一可者不若親征濟則可以保宗社不濟亦可以全身上不聽又有盧九德者崇禎中以太監督皖省軍禦賊有功宏光時提督京營見國事日非嘗慟哭殿上南都亡俱不知所終

李國輔司禮監韓贊周養子也宏光時提督勇衛營內臣屈

尙忠田成張執中之徒方比馬士英阮大鋮導上淫戲而國輔遇事多匡救士英惡之屬所私上書言開化德興雲霧山可開採國輔惑之具疏請往旣給事中吳适疏陳七不便國輔亦諫中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而所督之勇衛營已命士英子錫代之矣南都亡走蘇州與巡撫楊文驥殺我安撫使黃家鼐

王師進討走海上與巡撫田仰監軍道荆本澈奉義陽王者以舟師駐崇明沙事敗歸魯監國命與太監客鳳儀兼制軍銅舟山覆從監國流寓廈門以終

高起潛崇禎時監視甯錦軍八年盡撤監軍內臣而起潛以知兵稱獨不撤九年命總監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

廷棟所領兩軍給金三萬功牌千以司禮張雲漢韓贊周副之然起潛實未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既又與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聞以是人多惡之十七年春賊信逼復令監甯前軍遂次聞京師陷遂棄關走宏光時召爲京營提督尋命督江北軍餉高傑死黃得功引眾爭揚州傑營大將李本深以下棄沿河汎地奔回洶洶欲爲難命起潛諭解得功卽駐揚州安撫傑營軍士時傑妻邢氏孤立自懼欲以其子元爵爲督師史可法義子可法難之幕下士謀曰渠高姓有高監在令父其父而子其子不亦可乎邢氏諾之乃宴集將吏率元爵拜起潛并拜可法可法不受環柱走

明日起潛宴可法甫就坐令小黃門衣蟒者數輩挾可法坐
不得起邢母子出拜呼父可法爲盡歡軍心以和未幾

王師南下可法死而起潛元爵皆投降

王坤崇禎時監視宣府太監初帝鑒魏忠賢之禍撤鎮守中
官旣見廷臣不足倚乃復委任如舊坤狂躁敢言至宣府甫
踰月卽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命坤按治給事中魏呈潤爭之
忤旨謫外又抗疏劾修撰陳于泰盜竊科名語侵輔臣周延
儒吏部尙書李長庚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
臣者否給事中傅朝佑言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人主
之其意指溫體仁副都御史王志道爭之尤力皆得罪宏光
時坤改名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給事中羅萬象劾坤嘗肆

惡維揚坤上疏辭止隆武時入閩不見用流寓粵中丙戌冬永曆帝建號時宮府草創無通曉故事者乃以坤爲司禮秉筆太監弄權植黨戶部郎中周鼎瀚以內批改給事中王化澄以巡按御史驟陞兩廣總制復結坤以墨敕升尙書大學士李永茂疏薦十五省人望御史劉湘客與馬坤惡之塗抹十四人名而黜湘客復疏薦海內人望數十人大學士瞿式耜言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上雅重式耜坤無如何而坤以

王師逼近導上幸梧幸楚式耜亦無如何尋爲劉承胤所逐復入自武岡而馬吉翔龐天壽方幸坤不復振久之死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耀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一終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一

四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列傳第五十五

姦臣

馬士英

張捷等

阮大鋮

楊維垣

劉孔昭

傅闢

李沾

張孫振等
傅闢

馬吉翔

傅闢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丙辰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任事甫一月檄取帑金數千兩餽遺朝貴爲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削職

造戍時阮大鋮以逆案失官與士英爲同年生同寓南京相
結甚歡周延儒之內召也大鋮要以援己謝不能則舉士英
屬之十五年鳳陽總督高斗光被逮遂起士英爲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招降河南土寇劉超超故四川總兵
官爲士英舊好旣降猶佩刀自衛士英笑曰若已歸朝安用
此手解之乃縛以獻俘流寇充斥數有防堵功甲申國變南
都大臣議立君慮福王修怨三案主立潞王士英獨不可密
約勦臣鎮將排眾定策擁福王卽監國位廷推閣臣劉孔昭
攘臂欲入閣史可法謂本朝無勦臣入閣例孔昭大言曰卽
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乃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
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師鳳陽士英日夜冀內召聞督

師之命則大懾率兵船千二百艘至江干上疏勸進并以可
法始議福王七不可立之書奏之卽命人閣居首輔以定策
勦加太子太師蔭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出可法督師淮揚
於是權震中外矣尋敘江北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
殿大學士已進少師宮殿成進太保上以擁戴故深德之委
任心膂而士英爲人貪鄙無遠略亟思樹黨首薦阮大鋮知
兵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廷臣力爭之不獲左良玉初奉監
國詔令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
廷動靜澍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僞官周文江
重賄爲之題授參將罪當斬文江獻賊所置僞兵部尙書也
志孔亦論其罔上行私諸款太監韓贊周叱之止士英乃跪

乞處分澍舉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上搖
首無詞久之諭姑退贊周卽執志孔待命上意頗動諭士英
暫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奄成張執中向上泣曰
上非馬公不得立遂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馬公在閭諸事
不煩聖慮馬公去誰肯念上者上撫然仍慰留之並釋志孔
命澍速還楚初故錦衣衛劉橋以罪并家屬遣戍私以玉杯
古玩由周文江進於獻賊賊卽署爲指揮使比良玉兵復斬
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復其職卽令訐澍
贓又嗾楚宗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已隨出疏糾之擬旨逮
治澍乃匿良玉軍中陰令眾譁索餉爲救己地袁繼咸代奏
申理始免由此與良玉成隙當是時士英獨理機樞重修三

朝要典進之日惟鋤正人進兇黨爲務內則中官田成張執
中輩外則勛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及鎮將劉澤清劉良
佐等相倚作奸漫無顧忌而一以大誠之言是聽賊賂公行
朝綱紊亂四方警報狎至置若罔聞旣連逐高宏圖姜曰廣
張慎言劉宗周呂大器諸不附己者凡逆案中楊維垣虞廷
陞一流得盡起其死者悉予贈卹餘如張捷唐世濟等皆用
之以爲爪牙大誠初入諸正猶存舉朝以逆案相攻憾甚已
見北都從賊者頗多尙會清流因定從逆之罪於是光時亨
周鍾之獄起而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官河南張縉彥
者以本兵首從賊受僞職詐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士英餽其
賂卽授原官總督河北河南軍務其女弟夫越其杰以貪謫

戊起爲河南巡撫又令各府州縣童生捐免府縣試分上中下戶以納銀多寡定名次先後卽赴院考行納貢佐工例自中書待詔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白丁隸役立躋大帥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奸相詔戮於市時我

大清兵南下中原盡失嗣抵宿遷邳州督輔史可法以聞士英大笑坐客問故曰君以爲有是事邪此史公妙用爲敘功稽算地耳比有北來太子事朝士指爲僞都民譁然以爲真可法與諸鎮及御史交章諭救請研審久之供爲王之明後呼其名不應曰何不呼爲明之王上以之示士英士英反覆

詳辨且言臣愚宜更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頃又有
故妃童氏自其燕所送至京上目爲妖婦付錦衣衛監候氏
從獄中細書入宮年月離情甚悉士英頗進勸言謂非至情
所關誰敢冒死與陛下認敵體上卒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
宛轉詛號以死獄旣具上出兩案獄詞宣示中外而眾論益
藉藉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澍在左營因日夜言
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
奸不報良玉乃移檄遠近舉兵而東袁繼咸乞赦太子遏止
之不可遣阮大鋮劉孔昭會朱大典黃得功軍截江分禦撤
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上我

大清兵乘之逼徐州抵亳泗可法飛章告急大理卿姚思孝

御史喬可聘等言良玉非叛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可法復奏上游志在除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北兵一至宗社堪虞士英內怯於左堅不應越日上言左兵雖不該聲逼南都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江北防兵且不可撤士英指思孝等厲聲曰若輩東林皆良玉死黨爲之游說欲縱其入犯邪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吾君臣獨死耳吾君臣甯死於清不可死良玉手異議者斬上默然無如何也會良玉抵九江死報至士英忻然謂天奪其魄大鍼孔昭方虛報捷音邀爵賞而我

大清兵已破揚州可法殉之總兵鄭鴻達張帆東遁龍潭驛卒報云北軍編木爲筏乘風而下江中礮中京口城去其四

塔士英不之信最後監軍巡撫楊文驥令箭至言城上發一
礮江筏齋粉士英因答驛卒而重賞楊使緣是警報無復至
者五月

大清兵由老鸛河渡京城戒嚴集文武於朝門會議大臣竊
竊偶語則相約納款也辛卯夜半上出奔孔昭斬關遁翌日
士英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逕廣
德入浙江廣德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后詐也閉
門堅拒士英攻破之殺景和抵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爲太后
行宮潞王及羣臣往朝劉宗周熊汝霖痛責士英當從上士
英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大鍼大典及總兵方國
安俱踰踰至則得功兵敗已死上已就擒遂請潞王監國而

王已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謀決計迎款士英乃與國安等走錢塘距杭城十里立五營我兵追蹤之斬五百級魯王監國紹興士英將赴謁張國維首劾其誤國十大罪紹興王思任前九江僉事也於士英初至浙時出疏歷數其罪致書勸令自刎以謝天下至是魯諸臣又堅拒之乃遂巡東走依國安於嚴州我兵擊諸姚江兵潰國安亦潰於富春山間無何合軍重渡錢塘窺杭城沿江列陣大敗溺死者無算既乃收餘眾於江東赭山朱橋范村等處縱肆剽掠深銜魯君臣弗納之怨密與國安計將劫監國來獻監國脫去及明年大兵渡江國安一軍盡殲與方逢年薙髮降士英逸之台州擁殘卒求入閩隆武帝以其罪大不許又遁入太湖投長興

伯吳易軍中及明年爲官軍所擒戮於市或曰國安敗降後士英遁至天台山寺爲僧搜獲之或曰與方阮同時降隆武被執搜龍揷得四人連名疏事在己降後遂驅斬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被甲爲奴

張捷丹陽進士以知縣入爲御史泰昌元年疏論中官以譏切王安天啓元年薦董應舉等十二人皆人望論姚宗文排陷熊廷弼罪又請卹遼陽死事諸臣所建白多可稱四年趙南星出爲江西副使不赴自是嫉東林次骨其冬魏忠賢勢大振諸以外例外遷者盡復故官捷亦還爲御史明年擢太僕少卿尋忤忠賢削籍崇禎三年起大理右少卿拜左副都御史明年遷吏部右侍郎又明年進左侍郎捷故讐東林而

與首輔周延儒友善驟引居要地延儒敗又附溫體仁爲羽翼御史梁雲構劾其儉邪帝不聽吏部尙書李長庚左都御史張延登之罷也體仁及王應熊謀之捷將用故兵部尙書呂純如帝御平臺諭羣臣各舉所知應熊目捷捷遂舉純如帝以純如麗逆案不宜舉捷呶呶不已給事中姜應甲叱捷巧辯帝命之退科道交章論劾卒以體仁應熊力置不問先是捷所親賈儒修爲成都知縣捷屬巡按劉宗祥令舉卓異中有時事漸非借內傾外中焰披猖朝政苛急等語以宗祥前知丹徒素交好也而宗祥廉知儒修貪墨流劾之削籍逮治捷遂大恨後川中州縣多陷於賊詔議宗祥罪捷欲重繩之宗祥懼遽以捷私書上聞帝大怒責捷回奏捷震悚詞極

哀帝怒不解詔除名議罪坐贖徒南都立劉澤清首薦捷馬士英繼之廷議多持不可魏國公徐宏基特疏薦乃以內傳復故官給事中章正宸以內批非制爭之不得尋尚書徐石麒罷阮大鋮密邀內奄取中旨以捷代之捷旣爲諸奸用悉奉其指揮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起用文選郎中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捷畫諾而已南都陷走雞鳴寺以佛幢自縊或曰聞百姓毆王鐸懼禍及自裁也又有周之夔者閩人也官蘇州推官故有聲復社中偶與太倉張溥以爭軍儲事不合已調停息爭矣之夔復揭之於總督眾論大譁謂調停而暗揭之陰險孰甚尋之夔坐事罷疑溥爲之恨甚聞陸文聲訐溥亦伏闕言溥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

所爲因及復社恣橫狀巡撫張國維言之夔去官無與溥事
被旨譙責溥幾危久之始解而之夔憾不已宏光時阮大鋮
修怨復社之夔願效前驅特旨雪前罪授給事中丙戌春徐
宇遠自松江浮海入閩上水師合戰之議大學士張肯堂以
之夔熟海道且起兵報國志甚銳用爲參軍不知所終

阮大鋮字圓海懷甯人萬曆丙辰與馬士英同年中會試有
才藻機敏猾賊初授行人天啓元年擢戶科給事中遷吏科
以憂歸居桐城御史左光斗讜直有聲大鋮以同里故倚以
自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鋮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
南星高攀龍楊漣等謂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用欲用魏大
中大鋮至使補工科心憾之陰結奄黨寢推大中疏吏部不

得己更上大鋮名卽得請自是依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
煥霍維華爲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
己不一月遽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鋮憤甚私語所親曰我
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光斗旋削籍逾年汪文言獄起漣
光斗攀龍等先後被逮下獄死大鋮以太常少卿召至都奉
忠賢惟謹而默慮其禍每入謁輒厚賂閻者還其刺居數月
復乞歸崇禎改元忠賢誅大鋮私擬二疏其一專劾崔魏其
一以七年合算謂天啓四年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
年前亂政者王安而濟之東林函其稿馳示維垣且言時局
若大變卽上專劾疏脫未定可上合算疏時維垣方指東林
崔魏併爲邪黨與倪元璐相詆得之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

助聞者切齒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欽定逆案論徒贖爲民終思宗之世廢棄十七年鬱鬱不得志皖中被寇大鋮乃避居秦淮傾資延納遊俠選事之流多附之談兵說劍坐客常滿比邊警日急希將以邊才召也時金壇周鑣無錫顧杲長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聚講南京惡之甚草留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人大鋮懼始閉門謝客獨與戍籍馬士英爲莫逆交周延儒再召次揚州大鋮輦金爲壽求湔濯延儒以己再召爲東林所推難之無已乃以士英屬士英因得起用旣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曄北京陷中貴人之南奔者因得遍結驩宏光帝之立也初非諸大臣

意大鋮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
陳上前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復亟口譽其才上固心識之
迨士英柄國卽以邊才薦奏稱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
大鋮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
倫序臣甚譴之竝白其歸日附璫贊導無實跡璫敗按門籍
治附者罪而大鋮獨無名可證也遂命假予冠帶陛見見卽
上守江策及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其言娓娓可聽並自白孤
忠被陷狀至痛哭極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爲大逆於是
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
大理丞詹兆恒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懷遠侯常延齡及諸
御史部郎等交章劾大鋮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爲之力辨

翻攻曰廣等護持局面遲迴月餘竟取中旨起爲兵部添註
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固爭之俱不聽旋命
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未幾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
尙書賜蟒玉仍兼御史防江大鋮旣得志悉召逆案楊維垣
及所善張孫振等數十人臚置選曹言路排擠善類尋作正
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和從者爲蠅
爲蚋比有狂僧大悲之獄乃密與孫振謀更造十八羅漢五
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統千餘人冀以前主潞議及東林
復社諸賢一網畢之引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爲首海內人
望搜羅幾盡潛納僧袖中將窮治其事以興大獄朝士皆自
危賴士英不欲驟發大難僅坐僧妖言律斬而止先是金陵

之刊布防亂公揭也周鑣主之大鍼銜恨次骨及得志則曰
彼言逆案吾立順案以對之以闖賊僞號順也勸士英窮治
鑣之從弟鍾從賊受職法當連坐又以按察副使雷續祚力
阻定策與鑣倡立疏藩之說併逮下獄時大鍼雖居兵部職
巡江顧一切軍事不問惟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斂賊濁亂
黜陟爲務倉場侍郎賀世壽引疾去大鍼密遣人劫之江中
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則糾者免薦者予否則反是江西
總督袁繼咸奏其部將功請擢總兵官大鍼輒索重賂始給
勅印白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都人語云職方賤如狗都
督滿街走其謬誕黜貨如此思宗小祥設壇望祭獨大鍼後
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

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名夏徐汧俱北去矣士英急掩其口曰毋徐九一見有人在九一汧小字也士英初以前好言無不從及吏部尙書缺廷議將用張國維大鋮乃密邀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謗貽累日始怨之大鋮與繼咸有夙嫌力請減裁江楚兵餉左良玉兵由此起大鋮讀其檄有誣陷周雷語復揚言左兵實周雷召之亟請勒二臣死上游事急乃與劉孔昭謀集師拒敵出劄蕪湖江口加太子太保而我

大清兵已逼南京上出奔被執北去大鋮時在軍中棄衣冠逃由太平趨浙東抵金華投督師朱大典金華士民傳檄逐之乃送諸方國安軍而士英已先在大鋮至則掀髯抵掌談

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己復扇兩軍交惡大典幾爲國安所窘士英以南中之壞半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矛盾明年

王師渡錢塘偕方逢年暨士英國安降大誠請破金華自効先在金華時嘗與大典閱城至西門有新築土未堅大誠識之用巨磚專攻之城卽陷士民殺戮無孑遺藉洩檄討之恨也旣隆武帝死汀州

大兵搜龍檳獲四人連名請駕出關疏按月日在旣降後遂騎斬遲年國安士英於市大誠方遊山聞之自投崖下死乃戮其屍或曰大誠從

大兵入閩至仙霞嶺有微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毋苦跋涉其

留此調攝姑徐徐以來大鋏颺然曰吾雖老尙能彎強弓騎壯馬奈何言若是既而曰嘻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軍中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翌日全軍度嶺大鋏下馬步行趨捷若猱以鞭稍指騎者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一老禿翁矜盼矍鑠軍中頗壯之旣過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其僕購裨無所得越數日始昇板扉上天暑屍蟲四出廝存腐骨而已或云方其自矜得意士卒擠之墜巖死

楊維垣出身籍貫不可詳天啓時爲御史疏參王之案張差挺擊案劾孫承宗泖河之失疏頌魏忠賢有厥臣忠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之語及崔呈秀失勢首攻之崇禎時定

入逆案遣戍宏光時馬士英阮大鋮用事錢謙益阿其意疏
頒維垣等冤起通政使維垣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左瘋癲
強坐爲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鳩者孫慎行
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
快驅除異己不顧謗誣君父此要典重頒不可緩也又請雪
三案被罪諸臣於是已死之劉廷元等二十人予謚蔭祭葬
未死之王紹徽等十三人原官起用朝政大壞尋有北來太
子維垣屢言於眾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馬士
英等因襲其言以入奏維垣擢左副都御史都人爲之語曰
馬劉張楊國勢速亡南都陷偕二妾朱氏孔氏自縊死或曰
維垣蹙二妾死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竅其下夜遁至秣

陵關爲怨家所殺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二終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列傳第五十六

貳臣

方逢年

彭遇颺

方國安

傅闕

鄭芝龍

陳於鼎

何吾騶

黃士俊

丁魁楚

補

王化澄

傅闕

袁彭年

曹
傅上瑞

耿獻忠

洪天擢等

方逢年字書田遂安人萬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天啓四年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璫大蠹語遂削籍崇禎中起原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年六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參機務其冬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
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尙
書劉之鳳責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卽罷歸承禮謹案原稿傳
事而標題下注云須檢明文闕崇禎時入閣
史今據明史本傳增補宏光時復原官不召魯王監國三
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紹興破監國航海逢年與方國安
馬士英阮大鋮降於我

大清旣隆武帝殂於汀州我師搜龍檳得四人請駁出閣疏
許時日在納降後乃駢斬於延平市

彭遇颶不知何許人崇禎癸未進士宏光時官職方主事召
對稱旨改御史巡按浙江自任募兵十萬或曰餉安出曰搜
括可辦也以家丁數百人括市錢幾激變遇颶故黨馬士英

乃以邊才調淮揚乙酉謁隆武帝於閩加僉都御史銜大學士路振飛曾櫻爭之乃止後投誠

大清官監司戊子正月前大學士朱繼祚同安伯楊耿起兵攻興化遇颶城守令將士出戰已卽登陴易明旗幟

王師見之不敢入遇颶招繼祚入守之後繼祚死而遇颶終事不可詳

鄭芝龍字飛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也世爲府掾七歲戲拋石中知府蔡善繼冠搃訊之奇其貌而釋之長有膂力蕩逸不喜讀附海舶至日本有倭婦翁氏悅一官遂聘焉海澄人顏思齊者亡命日本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金廈之間思齊死眾禱諸天擲碗得聖筊而碗不破者立爲

主帥一官三擲而碗不破遂以爲主改名芝龍天啓六年三月犯金門廈門四月犯廣東之靖海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拋石不責之恩擢爲泉州巡海道芝龍詣泉州降而巡撫朱欽相第令繳船隻軍器候安插弟芝虎說龍曰此欲散我黨羽耳乃揚帆去崇禎元年犯閩之銅山敗都司洪先春犯金門獲遊擊盧毓英芝龍縱之還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東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舉大猷之子也大調兵船會剿眾議避之粵東芝龍曰咨舉膏梁紈袴徒讀父書何足懼哉大破之活輿咨舉遁入廈門於是縱橫沿海莫敢問者巡撫熊文燦從泉州知府王猷之請遣盧毓英招之遂降積官至都督同知劉香老之亂按察使鈞櫻以百口保芝龍芝龍感激八年四

月合粵兵擊香老於四尾遠洋香老勢蹙自焚溺水死芝虎亦沒焉旣平香老遂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有同官陳謙者嘗與芝龍盟於廣州矢心報國南都立謙陳追剿三策部議謂其切時務且與閩帥交善令齋敕書金帛獎諭芝龍封爲南安伯調其兵六千人入衛歸其弟鴻達統領比啓敕書乃誤書南安爲安南芝龍愕然謙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贈而別未復命而南都陷鴻達自鎮江入海道遇隆武帝遂奉以入閩時鴻達官總兵次芝豹及從子彩並爲水師副將乙酉秋七月隆武帝立於福州進芝龍鴻達爲侯封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芝龍見其子森上

奇其貌與語大悅之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卽延平王成功倭婦翁氏所生也一門勳望聲談赫然會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以祖制爭之終先道周芝龍不悅上行郊天禮與鴻達並稱疾不從尙書何楷劾其無人臣禮由是文武益不睦時政事決於鄭氏芝龍上戰守事宜言仙霞關外應守者百處計戰守兵二十餘萬餉不及半設助餉事例有官助紳助大戶助之目預征賦稅大鬻官爵趣使出兵則以餉絀爲辭及上親戎意決將行推轂禮無已乃命鴻達爲帥出浙東以彩爲副出江右強事出關未越五百里卽疏報餉竭而還明年以元子誕生晉爵泉國公尋改平國公先是浙中魯王

監國陳謙以都督奉使至芝龍引之入見啓函稱皇叔父上
怒下謙於獄芝龍疏救不聽御史錢邦芑密奏謙爲魯心腹
與鄭氏交最深不急除恐生內患上卽命誅之或以告芝龍
芝龍曰刑人於市必經吾門吾且命停刑願以吾官贖謙死
比入朝上故留久語夜半移謙他所斬之芝龍奔赴伏屍慟
哭厚葬之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
中懷怨悱去志遂堅尋揚言海寇來犯令守關將施福盡撤
兵還安平於是仙霞嶺二百里遂爲空壁未幾芝豹亦棄泉州
州奔回共保安平以待款然猶懼以輔立隆武爲罪我貝勒
招以書曰我之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必
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勳此豪傑之舉也

今兩粵未平鑄閩粵總督印以待芝龍得書大喜卽劫其眾奉表出降成功諫曰閩粵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不威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拂袖起成功出告鴻達達壯之入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立功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脣舌況兄帶甲數十萬舳艤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敢也芝龍曰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

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

亦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豪傑亦有行之者矣鴻達曰然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待我我以誠應之何疑焉時成功已奉所部遁金門芝龍召之同行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芝龍喫其狂悖率五百人詣貝勒於福州相見握手甚懽折箭爲誓遂薙髮降宴飲三日貝勒謂內院諸人曰芝龍桀黠多智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觀望意縱之去恐有意外憂不如乘夜挾之北上則蛇無頭其餘無能爲也乃分隸其五百人於各旗令莫能相見夜半忽拔營起芝龍曰吾子弟素非馴良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

芝龍旣北行鴻達成功皆率所部入海芝龍入都隸漢軍正黃旗封同安侯甲午以招降成功不屈下獄遣戍甯古塔僕尹大器首其父子交通狀降將黃梧謂不殺芝龍則成功之心不死諸將投誠之心不堅遂并家屬俱伏誅

陳於鼎宜興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父一教官按察使兄於泰辛未廷對第一以居鄉不謹俱削職宏光時於鼎起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乙酉南都亡偕蔡奕琛等迎降於我大清投閒失志僦居京口己亥朱成功取瓜鎮圍江甯於鼎手書招戚友同謁成功怨家告之逮繫詔獄苦喧闘不成寐浼提牢詣獄中僻地居之辛丑正月我

聖祖仁皇帝登極大赦獄囚盡出於鼎以地僻酣夢不聞傳

詔聲獨留未出刑部特疏請以交通海寇

命卽日處決

何吾騶香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由庶吉士厯少詹事崇禎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尙書同王應熊入閣溫體仁之謀斥給事中許譽卿也吾騶助文震孟爭之同罷歸隆武帝召爲首輔從幸建甯延平隆武殂立唐王聿鎬於廣州初吾騶與潮州給事中辜朝薦有隙丙戌冬十一月降將李成棟以

王師下廣州眾謂朝薦導之以是並惡吾騶城破吾騶又不能死乞修明史成棟之養子李元膚執禮門下州人於是有吾騶修史真羞死之語旣成棟反正元膚爲吏部尙書力薦

之代朱天麟入閣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尙都察院經
厯林有聲伏闕爭之皆奪職已吾駟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
爲給事中金堡所劾不自安引疾去廣州再破雍髮降久之
卒於家

黃士俊順德人萬曆丁未廷試第一授修撰厯官禮部尙書
崇禎九年入閣予告歸父母俱在堂人以爲榮隆武時以原
官召未赴永曆三年己丑與何吾驥同入閣耄不能決事數
爲臺省論列明年正月上自肇慶出奔百官倉皇就道士俊
坐閣中不去上念其老令回籍再召廣州之再破也士俊年
八十二矣雍髮降廣州人爲詩嘲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爲
報今年方耄頭

丁魁楚河南永城進士督師啓睿從父也崇禎四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九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以失機遣戍十一年納餉援例得歸總兵劉超之叛也劫魁楚與眾紳爲疏訟冤魁楚計款之超平敘功復職宏光時會推總制乃起故官總督河南湖廣兼巡撫承德襄陽已復命何騰蛟仍撫湖北詔魁楚另用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入爲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尋加兵部尙書隆武帝立命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幽執巡撫瞿式耜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傅等襲敗之獲於桂林事聞封魁楚平粵伯丙戌秋閩事敗與式耜等擁立永曆帝於肇慶進東閣大學

士兼戎政尙書與內臣王坤相表裏中外失望先是隆武舊輔蘇觀生貽魁楚書欲共與推戴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已上力拒之觀生乃立唐王聿鎬於廣州治兵相攻降將李成棟以我

大清兵乘之下廣州漸逼肇慶魁楚速奉上走梧州明年正月

王師取肇慶上奔平樂魁楚惑於奸弁蘇聘之說遣所親齋金寶密款於成棟魁楚恃以無恐載囊四十船西入岑溪旣所親達魁楚意成棟僞許之且手書答焉魁楚意大安移舟五里迎之成棟握手恨相見晚謂明日吉期煩先生攝兩廣篆邀魁楚父子痛飲而別夜半忽令旗召之入見則成棟

戎服升帳列炬交然魁楚知事已變叩頭乞一子或不及妻
孥成棟笑令先斫其子次及魁楚分其眷口每營一人獲精
金八十四萬惟一妾投江死焉補

袁彭年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周延儒之私人也延儒敗乃
首攻之南都初建高姜在位彭年爲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
崇室統鑪之許大學士姜曰廣也彭年曰祖制中尉必具啓
親王給批齋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
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宜加禁戢尋復東廠彭年疏言高皇
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
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
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再

盛於正德邱聚谷大用相繼用事逆瑾扇虐天下驩然三盛
於天啓魏璫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鑒也自此而外列聖
無聞夫卽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
廠衛緝訪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脰而
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奸僞之事又資發
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賊賄萬
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途逾秘而專傳送之關
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於胥吏徒隸可
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也疏入上責其狂悖沽名降浙江
按察司照磨已投誠

大清官廣東布政使戊子四月隨李成棟復歸於明永曆帝

授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爲人反復無恥嘗爲

大清廣東提學道出示云鼠尾金錢乃新朝之雅製峩冠博
帶寶亡國之陋規及歸明則又詆之詔附李元衡督制廷臣
以曲奉之與劉湘客金堡蒙正發丁時魁結爲死黨把持朝
政旣官總憲則校資俸清冒濫不少寬假怨者尤眾又自恃
反正功嘗論事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
倘去年此日惠國以鐵騎五千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上
變色大惡之初爲給事中吳其露疏劾上不問有張載述者
涇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自命至行在久不得官
疑彭年輩抑之也太監夏國祥探知上意嗾載述伏闕論之
彭年氣沮會母死言於眾曰吾受恩深重何得苦守三年虛

度歲月願丁艱不守制王太后亦惡之宣敕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窘甚月餘乃去納富室生員李某妻爲妾寓於佛山五虎之敗也彭年竟以丁艱獲免庚寅冬廣州破獻犒軍銀八百兩於我大帥泣訴當年之叛降迫於李成棟乞降級授通判我大帥揮而出之

曹燧歙縣人官廣西按察使乙酉靖江王亨嘉之亂燧首聽命亨嘉誅燧竟免於罪旋擢廣西巡撫駐梧州丁亥春

王師逼肇慶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木龜令牽之號於路曰降敵者似此及李成棟兵薄梧州燧以春秋獲雋者也因輿櫻肉袒牽羊以迎曰燧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燧之罪也若罪不赦俘諸軍惟命使得自新君之惠

也成棟笑而釋之思夔乃書曹魁二字於木龜置諸堂遁去
戊子隨成棟反正授兵部尚書又有耿獻忠陝西人嘗爲金
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共城守大典死獻忠走入粵擢布政使
守平樂丁亥降於

王師官廣西巡撫七月陳邦傅復梧州獻忠遁及成棟反正
諸降臣在粵東者爭往迎駕成棟遮止之獻忠時在梧州得
先輸款晉工部尚書而洪天擢潘曾緯李綺三人者皆明末
進士投誠

大清者也成棟反正遣三人齋奏赴南甯迎駕時陳禹玉趙
臺相讐殺人心惶惶聞成棟奏益驚疑三人力陳成棟忠誠
又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上至肇慶授天擢吏部

侍郎曾緯大理寺正卿綺廣東提學道然自曹燧以下皆不爲成棟父子所信任猥瑣無足道云

傅上瑞武定人爲武昌推官何騰蛟薦爲長沙僉事騰蛟之集僚屬盟於長沙也以上瑞攝偏沅巡撫勸騰蛟設十三鎮卒爲湖南大害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岡破遂降踰年金聲桓事起當事者慮其爲變與劉承胤並誅死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譏

列傳第五十七

逆臣一

左良玉

劉澤清

劉良佐
補

沙定洲

黃斌卿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少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長身頰面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而多智謀以軍校厯職至都司崇禎元年甯遠兵變巡撫畢自肅自經死坐削職已又犯法當斬有邱磊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良玉得免死去而事昌平總督侯恂大凌河圍急有詔調昌平兵赴援總

兵尤世威以護陵不得行薦良玉可用恂乃自走卒拔爲副將連戰松山杏山下錄功第一以故感恂恩次骨陝西流賊入河南竄山西良玉屢破之六年賊大熾縱橫三晉畿輔河北間良玉破賊功爲多署都督僉事爲援剿總兵官漸自恣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始圖緩追養寇收降者以自重所部旣多餉不給遂不禁採掠同時諸將曹文詔以戰死鄧玘以亂死祖寬以誅死良玉持重不深入雖敗常以中軍自全又以得眾名爲強故屢被詰責而不受誅十年正月賊老狹狦合諸部東下安慶告警詔良玉從中州救之連戰破賊江北警少息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應放兵掠婦女仰江南鹽穀倘佯自如河南監軍力促之始從舒城

北去總理熊文燦至安慶檄良玉軍隸焉良玉心輕之不爲用十一年正月良玉破城鄖西張獻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逸追及發兩矢中賊肩復揮刀擊之流血被面其部救以免獻忠之逃穀城也請降良玉知爲僞請擊之熊文燦曰彼雖懷貳釁未成也君雖敢鬪眾未集也驟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失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駭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怠我奮賊寡我衆攻之必拔襲之必擒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不許獻忠旣焚穀城竄入鄖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不可文燦曰將軍逗撓邪賊已竄絕地急追勿失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

今非不擊避其銳也箐篠深阻前逃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
也二叛往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窮竄也負米入山顛頓
山谷十日糧盡馬弊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文燦又不許良
玉遂大敗於羅漢山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萬餘士卒死
者萬人事聞貶三秩良玉具條前後與文燦爭者於朝兵部
尙書楊嗣昌諱言文燦失策而又知過不在良玉也旣代文
燦督師表良玉爲平賊將軍當嗣昌督師時諸將惴惴受指
揮良玉獨守便宜嗣昌亦優容之官軍之追獻忠於蜀也嗣
昌慮獻忠回趨房竹令良玉駐興平遣偏將追勦良玉謂蜀
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軟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
鄖則無地可掠其復不竄楚境也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

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兵力已薄逆賊折回能遏截之邪良玉所統兵乃勦兵非守兵主兵不出戰而戰兵又代爲守賊將何時盡乎今當出其不意一大創之自然瓦解縱使折回房竹人蹟俱斷彼從何處得食邪况鄖兵扼之於前秦撫抄之於後庸能狂逞若甯昌歸巫險而且遠曹獻兩不相下倘獻窮而歸曹必有內相併者可無慮也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果有瑪瑙山之捷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歸之山中事聞加太子少保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名惠登相既降遂始終爲良玉部將初良玉屢違節制而賀人龍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以人龍代良玉及瑪瑙山捷

嗣昌語人龍須後命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恨獻忠既窮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卽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扼賊歸路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賊入巴州賀人龍兵謀而西歸召良玉兵合擊九檄皆不至十四年正月獻忠席卷出川以計給入襄陽襄王被執嗣昌不食死詔削良玉職戴罪自贖賊屢勝而驕良玉從南陽進兵大破之降其眾數萬獻忠負重傷遁而是時李自成方殘襄陽圍良玉於鄆城幾陷會陝督汪喬年出關自成乃解鄆城之圍與喬年戰襄陽城外喬年軍盡覆良玉不能救帝旣斬賀人龍以肅軍政慮良玉不

自安發帑金十五萬錦衣羽林千端空頭告身數百齋至良
玉軍犒賞將士激勸之釋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代丁啓睿
督師拔河內知縣王漢爲御史命爲監軍而趣良玉解開封
之圍恂與漢未至軍而良玉已潰於朱仙鎮矣良玉之在朱
仙鎮也賊營於西官軍營於北良玉謀作甬道屬之城通河
北以便饋餉汴人疑良玉擾己閉門填石不與通天大雨數
日良玉夜召諸將計事辨色未散隱隱見營南有山若雲者
眾愕視良玉舉刀擊地曰唉此必嘯賊築土山立礮臺打我
矣覘之而信凡築土山三山立一臺臺下爲深溝伏精兵其
下良玉不能支乃拔營遁衆軍望之皆潰自成戒其下曰左
健將此來必死戰慎無與爭待其過而從後擊之蔑不濟矣

良玉步在前騎在後賊於步則聽其過於騎則鬪而不塵良玉兵喜於得逸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巨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負輜重攜刀槊僵仆谿谷中後人踐前人之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初侯恂之在請室也七年矣良玉三過其里令曰侯公家在此敢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恂父太常卿侯執蒲拜伏如家人禮帝知其故故湔祓恂而用之既聞敗恂請疾馳良玉軍帝曰朕所以用恂者以其致良玉而奔汴之急也今赴良玉軍則一襄陽之客而驕鎮之故人耳於援汴之謂何乃命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新敗畏自成無意於行遣其將金聲

植以五千人從而讒云身率三十萬眾會恂於河北恂懼餉無所出且逆探其情好謂之曰將軍之士大半不餉於縣官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良玉竟不至開封遂陷帝怒罷恂官而不能罪良玉也自成陷開封無所得遽引兵西謀拔襄陽爲根本時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降賊惠登相當國安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吳學禮皆附之有衆二十萬結水寨南岸相持賊臨江驟馬而濟水沒鬪與腹猶不止有一洲差淺良玉以萬人守之而自成用十萬人來爭良玉大駭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抵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王噤不能應乃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走

山谷爲土寇所戕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貨并
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正月中啓行艤艤
蔽江而下五晝夜九門堅壁居人登蛇山以望呼叫幸更生
曰左兵過矣良玉旣東自成遂陷承天旁掠州縣當是時降
將叛卒率假左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
德掠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舶盡奪以
載兵聲言將寄帑南京留都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
禦計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南兵部尙書熊明遇不知所
計適都御史李邦華在家被召道出湖口聞變有勸令東行
由浙江取道京口入北者邦華曰是何言邪身爲大臣忍坐
視東南決裂袖手而去乎乃倚舟草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

朝老臣遭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讌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主上神武羣醜遊魂稍稽膏斧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興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心迹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汚青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卽日嚴城兵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刻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良玉得檄心折邦華又遣客李猶龍胡以甯輩開示禍福云主上拊髀頗牧入見當力爲保全功名良玉大喜過望邦華飛書告安慶巡撫

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解嚴翌日邦
華具威儀入其營良玉紅袜首鞬袴握刀插矢俯立船頭邦
華辭乃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坐樓船大閱士馬邦華慰勞
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宣諭軍中矢忠義殺賊良玉令於軍斬
淫殺者四人以徇釋被掠男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船五百餘
號臨別誓以餘生效頂踵邦華入見論良玉潰兵之罪請以
王允成除帝乃命誅允成而獎良玉能定變良玉卒留允成
於軍中不誅也良玉留安慶數月守將杜宏域與降將杜應
金爲族兄弟良玉之東下應金爲前驅先以書抵宏域言情
故安慶及宏域得無恙左軍士有逸入宏域麾下者宏域斬
之因其客以謝奉管鑰執鞭弭而後良玉安之張獻忠初襲

廬陷舒治舟巢湖聞良玉在安慶遂去而破武昌沈楚王於
江良玉坐視不救獻忠以七月二日焚武昌從咸甯蒲圻以
上岳州良玉於十六日始提兵出湖口湖口令謝所舉者湘
潭人個儒士也百姓聞左兵至勸令走所舉笑曰無恐我去
將安之先期戒牛酒芻糗兵至拏小舟突入其圍中長跪涕
泣良玉怪而問之曰公有所請乎對曰就公乞一早字耳良
玉笑曰解人也遂去時各寨借官軍恢復爲名自寶慶下者
曰劉兵自沅縣下者曰張兵自夔門下者曰郭兵捕卒搜牢
民不聊生聞良玉先驅馬進忠至而小戢良玉以八月入武
昌城中四十八公署及民居皆燼故侍郎郭正域第獨存乃
卽之以立軍府招流亡百姓出軍船所掠下江貨物賤其價

以通市商賈聞之頗來知府以下官亡城失印多竊伏聞兵至自出者咸復其所知黃州府周大啓修獻忠所夷故城知沔陽州章曠倡義旅郡邑有聞而應者楚下流稍稍復完張獻忠旣陷湖南諸郡身駐長沙而遣僞都督張其在趨江西楚新撫王揚基聞之以兵復岳州賊從醴陵入萍鄉張其在分道趨袁州袁人開門納賊良玉之副將吳學禮援袁州者斬賊守將邱仰寰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學禮淫掠檄學禮歸而自募土人置戍賊聞左兵之撤也突陷吉安復陷袁州而水軍方國安之在楚者亦爲賊將所敗岳州復陷江夏震恐良玉遣馬進忠常國安杜學金圍袁州斬賊二千遣馬士秀郎啓貴率水師合國安之兵以敗賊於臨湘追及岳州城下

大敗之遂並復袁岳而江西湖南略定先是帝解侯恂總督任中道逮下獄來代者爲兵部侍郎呂大器良玉知因已故心鞅鞅輒與大器齟齬賊連陷建昌撫州南豐大器無兵不能救爲良玉所揶揄而賊將先驅艾四者屯嘉魚銳甚馬進忠與之再戰皆敗於是良玉亦不振時李自成跨有荆襄承德漢黃以上與應隨接壤者多通賊而輸之糧許州之陷良玉妻女爲自成所得自成厚養之以良玉女配賊將王四者遣之至武昌道其家無恙欲因以致良玉良玉不應多金帛以歸之然亦不能抗自成也會張獻忠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偵知自成西入關荊襄爲賊守者盡懈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棗承德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犄

賊後收其空虛地以自爲功十七年正月封良玉爲甯南伯
畀其子夢庚以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仍特詔詰其進
兵狀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
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良玉縞素率諸將旦夕臨諸將前
請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
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拊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
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
變以自利也封疆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爲
効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盡出所藏金銀採物凡二
三萬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
何心獨有之乎於是良玉哭諸將噭然皆哭副將馬士彥奮

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眾乃定當良玉出所藏其子夢庚有吝色良玉曰爾以此爲若物邪向者吾散之乃所以爲若也太息曰左氏不得世有此軍矣旣宏光帝立大封四鎮爲侯伯推恩晉良玉爲侯委以上流之任詔書到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以其間復荊州德安承天詔以收復陵園爲良玉功責所司補給十六年楚餉缺額四十萬尋加太子太傅而何騰蛟爲楚撫袁繼咸爲江督騰蛟共良玉收拾武昌同心固守繼咸爲李邦華所推許邦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又在良玉幕中故兩人交最合良玉兵無慮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以一山幟志爲一

色良玉建大將旗鼓於射堂周麾一呼旆而立者山谷爲滿其閱軍法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十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親兵良將大半死其後歸者多烏合法令不復相攝會馬士英阮大鋮當國以良玉出侯恂門下慮東林倚爲難謾詞修好陰忌之監軍御史黃澍者入朝挾良玉勢面糾士英奸士英恨甚嗾楚宗人盛濃糾其贓擬旨逮問良玉留弗遣已又嗾御史袁洪勲黃耳鼎誣袁繼咸嘗與良玉謀立他宗良玉不之許意在構繼咸而媚良玉也良玉則大懼疏辨無是事且言三朝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興大獄由是與士英成讎隙明年三月北來太子事起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

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
諸臣但知逢君罔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一
家祝同讐敵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展轉株求使皇上忘
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
保守天下無是理也初黃澍之被逮也陰諷將士譁欲索餉
南京澍復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假
天子聲號相糜繫恐東下則散走不可復制未之許也旣而
太子事中外譁譁又李自成棄陝入楚兵日逼良玉心動澍
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方沈吟未決中一將拂衣
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之良玉不得
已乃稱奉太子密詔馳檄具疏聲明士英七大罪詳載紀年

不具錄舉兵東下自漢口達蘄州二百里舳艤相接邀楚督
何騰蛟與俱騰蛟赴水免過九江邀江督袁繼咸繼咸責以
大義良玉約不破城駐軍俟命而繼咸部將郝效忠已與左
兵通入城縱火時良玉疾已劇見岸上火起報云城已破左
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良玉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
胸歎曰吾負臨侯臨侯者繼咸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
將謂曰吾不能報効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度憤懣至此
自念二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歿之後出死力以捍
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効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
吾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惠登
相當敵拔佩刀橫膝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令

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固降寇所謂過天星者感良玉再造力有忠實心良玉歿後七日軍東下登相率其黑旗軍殷舟行不近岸有紀略而前鋒中軍大亂所至焚掠登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爲流賊其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西上自以輕舸追之登相大慟以夢庚不足共事引其兵絕江而去夢庚遂連陷湖口建德彭澤東流安慶四月壬戌黃斌卿等敗之銅陵五月癸未黃得功再敗之坂子磯夢庚乃以所部三十六營偕黃澍降於我

大清英親王軍前南都尋亡

劉澤清字鶴洲曹縣人以將材授遼東甯前衛守備遷山東

都司僉書加參將崇禎三年

大清兵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糧道援守三屯總兵楊肇基
遣澤清來援未至鐵廠十五里遇

大兵力戰自辰至午不決得濟師轉戰至遵化夾擊遂得入
城敘功加二級至副總兵六年遷總兵其冬加左都督九年
京師戒嚴統兵入衛加太子太師十三年五月山東大饑民
相聚爲寇命澤清會總兵楊御蕃兵勦捕之八月降右都督
鎮守山東澤清白面朱脣甚美將略無所長惟聲色貨利之
是好嘗率五千人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賊來爭相持三日互
有殺傷忽拔營去惶遽奔逆士卒爭舟多溺死十六年七月
請於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詔巡撫設法明年二月移鎮彰德

不奉詔而虛報捷命以兵扼真定又不從大掠臨清南下所至焚劫一空給事中韓如愈嘗疏論澤清不法事澤清賂以重幣弗納加誚讓至是如愈以催餉過東昌戴家廟澤清遣兵劫殺之於道無敢上聞者京師陷澤清南走尋宏光帝立以澤清與黃得功高傑劉良佐爲四鎮澤清封東平伯轄淮海十一州縣駐淮安良佐亦封廣昌伯轄鳳壽九州縣駐臨淮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與高傑同居李自成麾下傑護內營良佐護外營傑降後良佐亦歸朝或曰故淮督朱大典部將也崇禎十年流賊羅汝才合其黨搖天動等眾二十二萬分屯柏鄉之練潭石井良佐同總兵牟文綬擊敗之又屢敗革左袁時中護祖陵有功積官至總兵十五年同黃得

功大敗張獻忠於潛山嘗乘花馬陷陣故亦號花馬劉云時
與澤清並封伯澤清自云先帝已封伯而詔不達是冬獨進
爵爲侯時武臣各占封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封疆兵
事置不問澤清干預朝政排擠異己所言尤狂悖上初立卽
援靖康故事請以今歲五月改元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賊
銀請禁巡按不得訪拏追贓請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
域又薦降賊臣錢位坤黃國琦施鳳儀時敏朝廷皆曲意從
之已復與馬士英相表裏疏攻侍郎呂大器而薦張捷鄒之
麟張孫振劉光斗及在逃督撫之王永吉郭景昌都御史劉
宗周嘗劾四鎮跋扈狀澤清遂具疏痛詆之言宗周勸往鳳
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稱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

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疏未下復草一疏並署
黃得功高傑暨良佐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梃擊紅丸謀害皇
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疏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
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書約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
周謀危聖躬已見於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
下新承大統欲安置於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
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詭言堅不快陞
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
劫乘輿遷居耳乞逮曰廣姓宗周三奸付法司明正其謀危
君父之罪如牲等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詰其奸正春秋
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先是澤清錄橐示傑傑曰我輩武

人乃預朝事邪得功亦馳奏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史可法不平以諸鎮不知入告澤清聞之卽言疏實已出而良佐知狀可法駁議是何居心良佐黨於澤清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旣不爲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朝廷不得已溫詔解之澤清益橫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於野巡撫田仰無如何乃爲請餉上曰東南額餉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不許或問澤清敵來則若何曰吾立福主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則擇江南一善地去耳澤清齧解文義費千金構水閣招諸生吟咏歌頌奏請安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以便科舉而

性殘忍平居蓄兩猿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呼猿捧之跪送客客以猿狀猙獰逡巡不敢受澤清笑曰若怖平命取囚來撲階下剝其肝腦和酒置甌中付猿捧之前飲嚼立盡顏色自若嘗與副總兵劉孔和有違言卽拉殺之構淮安守將邱磊於史可法致之死初與高傑善明年傑死卽與得功良佐謀分其眾朝議不許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以鐘鼓美人充之聞左兵起託名勤王大掠而東我

大清豫親王圍揚州命都統準塔分兵趨淮安澤清率總兵馬化豹等迎降尋良佐亦解甲歸命且請擒宏光帝自效導王師追至蕪湖挾之以歸順治五年澤清以謀叛誅良佐事

見

國史貳臣傳

補

沙定洲者阿迷土司普明聲部將也明聲死妻萬氏撫有其眾萬淫而狡嘗召部下丁壯入侍其將沙源之子定海定洲皆與之私久之無以服眾竟贊定海爲婿已復厭其樸陋而定洲年少自哲乃殺定海而贊定洲明聲之子普服遠恥之遂分寨以居未幾服遠憂抑死定洲遂兼爲阿迷土司乙酉元謀土司吾必奎反定洲奉調領兵會勦至則必奎已伏法定洲自以徒來無功逡巡城外不卽歸有奸民饒希之余錫朋嘗往來黔國公沐天波第中以貨寶玩爲名累負天波金巨萬無以償因詣各土司營誇沐氏富埒國定洲心動陰結城中土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爲應以十二月朔入城

辭行入門輒呼噪焚劫天波逸而家屬皆死定洲遂盡得沐
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題請代天波鎮滇至祿豐
執前大學士王錫袞於家皆不屈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僞疏
人告福京遂行府事萬氏聞定洲之亂也驚曰吾家當敗此
賊手謀自至省執以投誠旣至見其聲燄赫然尊若王者又
大喜過望定洲遂悉兵追天波時金滄副使楊畏知以監軍
駐楚雄教天波西走永昌使楚雄得爲備爲首尾牽制之策
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畏知紿之曰若定永昌
還朝命當已下吾當以禮見之耳定洲遂去遣其黨王朔李
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萬計畏知乘間撤城外居
民入城清野築陴檄調漢土兵馬遠近應之明年丙戌賊聞

楚雄設守又迤東龍在田祿永命各自完保因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發巨礮擊之烟燄衝城上羣蠻歡呼謂楊公死矣須臾烟散則楊公端坐城樓如故驚以爲神稍稍引去東攻石屏在田禦御之轉攻甯州破之永命自殺乘勢下嶍峨土官王克猷走死在田聞之懼與其黨許名臣棄石屏竄入大理於是迤東諸縣盡陷乃復引兵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鑿濠爲久困計而城中守益堅終不能克初龍在田奉總理熊文燦命駐穀城獻賊之未叛也嘗相識是時獻賊誅而其下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號四將軍者收餘眾由遵義入黔在田使人告急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引兵復讐丁亥三月入滇定

洲解楚雄圍禦之革泥關可望以兵五萬突之定洲大敗殺
王錫袞遁歸阿迷可望西徇諸郡而分遣定國徇迤東攻定
洲部曰李阿楚於臨安阿楚拒戰甚力穴地破轟之城破阿
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殺之計七
萬八千人而焚縊陣亡者不與焉將襲阿迷聞晉甯有警還
師居之詳見紀年可望旣據有全滇益自尊大定國倔強不
爲下可望謀諸眾縛定國於演武場杖之已復抱持哭令取
定洲自贖俾革竜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砦名溪烏
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守之其戰也口銜雙刀手舞大
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時定洲自居俾革竜其下湯
嘉賓陳長命等亦各據一山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外通

交趾以固諸蠻心一日宴集嘉賓營定國偵得率兵掩至圍
以木城絕其水道三閱月諸蠻懼出降遂擒定洲及萬氏凡
沙氏之屬數百人械送省城聲其罪剝其皮號令通衢滇人
靡不快初沙亂由萬氏滇人疑其爲夏姬及就俘魋墨奇醜
莫不大笑云

黃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
歸有妓劉氏助之貲得以恩例授把總自參將陞江北總兵
南都亡遁歸閩中立附表勸進並言舟山爲海外直鎮番舶
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繞長江此進取之地上善之
封爲肅鹵伯賜劍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疏乞周鶴芝自副
斌卿爲人猜忌鶴芝慷慨下士鶴芝嘗欲乞師日本斌卿阻

之由是不合而歸斌卿出師窺崇明戰敗遇周瑞得還軍丙戌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至舟山斌卿不納永勝伯鄭彩適至奉監國入閩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媢因留駐舟山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副使荆本澈屯舟山之小沙譽其將士善射斌卿忌而殺之溫州總兵賀君堯收玉環山漁稅挾重貲入舟山殺之而擾其貲鎮倭將軍王鳴謙至舟山誘殺之盡并其眾叛將張國柱故鳴謙同事也悉定海舟師來攻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取勝令百姓乘城而身率舟師以出洋力戰三晝夜窘甚求救於名振名振之將阮進者精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乘潮發礮所當輒糜碎國柱僅以身免斌卿得

其樓船百號聲勢益震又忌名振之有阮進也間之使背名振去平西將軍王朝先驍勇善戰擁兵蛟關斌卿三書招之朝先率二艦渡橫水洋斌卿遣標將朱玖陸璋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朝先旣失勢斌卿摘其印令爲標將名振憐之贈于金請還其印朝先自是歸心名振丁亥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謀叛我復歸於明以血書結舟山爲應斌卿猶豫不敢應名振自以其兵就約遇颶風盡喪其軍朱玖勸斌卿殺之名振乃避之屯田南山鄭彩自莆中送斌卿子還舟山卽名振壻也道經南山名振留飲十日玖揚言名振實殺公子鼓眾鈔掠名振及標屬將士家無何斌卿子至備道名振情斌卿大慙然是時已構隙矣是年冬十二月鄞縣

諸生華夏屠獻宸等約斌卿以海師攻城已翻城以應之斌
卿固不願冀內應成功已享其利泊舟桃花渡已而謀洩無
功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爲保聚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充鄉
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產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
別給口食又盡籍內地大戶田之在舟山者爲官田妄冀如
士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故不肯與海上義師相犄
角名振朝先既以失歡去而妻孥在舟山未敢爲難也阮進
在健跳恃其有保全舟山功以軍餉告繹於斌卿斌卿不之
應進亦怨之己丑九月有標將黃大振者劫獲番船數萬全
以餽斌卿不饗大振無以應逃入朝先營危言動之朝先遂
與名振進議曰海上諸島惟渤海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

誅之則監國可駐軍遂傳檄進討斌卿遣陸璋朱玖禦之戰
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櫟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請迎監
國以自贖名振將許之而璋與玖背約出洋進疑斌卿逃縱
兵大擊砍傷斌卿沈之水中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四終